

鐵窗

歲時

李小山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箴言 / 李小山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399-6590-1

I. ①箴…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4443 号

书 名 箴 言

主 编 李小山

责任编辑 黄孝阳

特约编辑 杨小燕

文字编辑 马晓静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87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590-1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上 部

- 一 消失 / 3
- 二 白天 / 19
- 三 黑夜 / 35
- 四 禽人 / 53
- 五 老虎 / 73
- 六 照片 / 91
- 七 晴虹 / 109
- 八 乔总 / 126
- 九 假发 / 136

下 部

- 十 箴言 / 155
- 十一 法则 / 169
- 十二 空间 / 190
- 十三 私奔 / 207
- 十四 两极 / 221
- 十五 逻辑 / 235
- 十六 烟 / 259
- 十七 海滩 / 278
- 十八 目的 / 290
- 十九 日记 / 301

上 部

一 消 失

广播里连续插播几则道路事故新闻：有行人横穿马路被车辆轧倒的；有机动车占用非机动车车道与非机动车发生碰擦的；有车辆违章掉头与直行车辆相撞的。每个事故都会给本来就十分困难的道路交通带来拥堵和梗阻。最严重的是城东立交桥桥口近百辆车连环追尾，事故车辆延绵几公里长，造成东环路右侧车道彻底瘫痪。广播里一边建议途经事故路段的驾驶员绕道行驶，以免加重那里的道路堵塞，一边提醒正在路上驾车的广大驾驶员切记遵守交通规则，注意交通安全。

“我若守规则，便是傻 B——”他忽然愤愤地嘟哝了一句，又很冲动地使劲按了两声喇叭，“绝对傻 B！”

这会儿才两点半，时间是绰绰有余的。严飞从岔路拐上城南大道，不由轻轻地吁了口气——终于可以痛痛快快地提速了。刚才从凤台路一路过来，经过五亭路，柳塘路，开开停停像乌龟爬行，心中憋闷，又无可奈何。城里大部分路段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堵得一塌糊涂，车流就像滔滔江水，白天黑夜川流不息，这么多车在路上跑来跑去，驾车的混蛋们难道吃了饭没事出来遛车玩么？遛车也不该在城里遛，应该去郊区，去乡下，去山里啊！

城南大道是城里唯一通畅的路：双向八车道，道路直，红绿灯少，限速

八十码。终于可以痛痛快快地提速了。严飞踩了两次油门，接连超了十多辆车。刺刺的风从半开的车窗挤进来，暖融融又凉丝丝的惬意感，如轻柔的飘动的纱巾拂过面孔和脖子，心情顿时飞扬起来。他按下 CD 键，将音量加大到比平时更嘹亮的幅度。乐曲里那种金属撞击般的节奏非常符合此刻的心境，尤其是一个男声用假嗓子发出的怪叫让节奏更具发泄的快感。严正晃动着脑袋，模仿那个男声哇哇地尖叫了两声，然后，对着后视镜吐了下舌头咧嘴一笑。

难得拥有如此美妙的天气，苍穹碧蓝，长空无云，阳光像水晶一样透明，视线的穿透力一下变得广袤和深邃，楼厦，树木，旗帜，吊塔，广告牌和标语犹如巨大的飞轮缓慢地旋转，道路尽头淡紫的山峦和山峦边湛蓝的江水一节一节地朝眼前靠近。严飞蓦然觉得自己不像驾车行驶，倒像驾了飞机在空中骄傲地飞行。他瞄了一眼车速表，超速了，已经接近一百码了——这就是了，他接二连三超越了多少辆车了？二十辆？五十辆？这会儿乐曲正达高潮了，疯狂的节奏和嚎叫令人心颤。严飞怀着隐约的对前面路段被堵的报复的快感，没有打算降低速度，而是继续加了加油门，把已经飞快的车速进一步带动起来。严飞心里清楚，这是有些冒失的，不断地变道和超车是危险的——他的印象的屏幕上呈现出了这个危险的画面：自己的车在车流中绕着 S 型飞驰，一辆辆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车被急速地甩到后边。

严飞再次瞄了一眼车速表。“发疯啦？”他突然对自己这种失控的情绪感到不满，“别他妈的自找倒霉！”他立即踩了两下刹车，并且随手把疯狂的乐曲关掉了。这会儿，他的车行驶在最右边的车道上，车速控制住了，车速表的指针稳定在 80 码略多一些的刻度上。他与左侧一辆装载了一车厢猪的运输车并行着。橘红色的运输车又高又长，宛若一节列车的车厢，载猪的铁栅栏约四五层，数不清的白晃晃的猪屁股在阳光下如硕大的鹅卵石那样晃动着。按常识来讲，与这样的大型运输车并行是危险的，这帮家伙在路上从来都是横冲直撞蛮不讲理的。要么提速超过它，要么减速让它超



他慌急中依稀看到四个小丫头，穿着一色的粉红碎花衣裤小白鞋子，在绿化带和灰黑马路的衬托下，非常醒目。

到前面去。他稍作犹豫，几乎是无意识地选择了减速，眼巴巴地看着大伙傲慢自得超了过去。

他从运输车的车尾看到一层层的栅栏里无数长长的猪脸，有几只猪甚至龇牙咧嘴地发笑。这时，一股浓烈的尿臊味冲进了他的鼻孔，又感觉到面孔上和手上遭遇到液体星子的侵蚀。肯定是该死的猪们撒尿了，猪尿被风速刮散，像毛毛细雨一样无孔不入。他后悔没有及时关上车窗，更后悔刚才为什么不加速超过那个该死的大家伙。悔恨之间，一阵更稠密的猪尿雨骤然而至，几乎满头满脑全给污染了，连挡风玻璃上都像被喷壶喷过一样布满密密麻麻的黄褐色的猪尿星子。不知是因为臊臭太浓烈的缘故，还是气昏了头的原因，严飞刹那间懵懵懂懂，时间和速度仿佛凝固了。

他蓦然听到后面的喇叭声连环响起来，于是一咬牙，猛地踩下油门。“该死的傻B猪！”他恶狠狠地骂出了声，“老子找你们算账！”

引擎发出短促的吼声，车子飞速朝前飚去。严飞此时只有一个念头：超过那辆该死的运输车，逼停它，与该死的傻B猪算账！阳光非常晃眼，左右两侧的车辆和行道树像相隔一层纱窗一样飘忽。但是，令严飞惊奇的是那辆该死的运输车也在提速，况且速度快得无法想象，这傻B恶作剧之后准备开溜了？严飞感觉浑身在冒汗，心怦怦地狂跳。他已将油门踩到底，“老子非得要算这个账！”他高声叫着“傻B！”

奇迹出现了！那辆笨重的运输车竟然轻盈如一阵风，转瞬间已飘离他几百米之远，眼前一马平川，一辆车也没有。他提速再提速——正当他铁了心纵马飙去时，奇迹再次出现了！约几十米开外，一队小丫头手牵着手，探头探脑准备横穿马路。太突然太异常了！路旁是齐腰高的绿化带，没有可以出入的缺口，而且慢车道上还有隔离栏，她们怎能窜上马路呢？他慌乱中依稀看到四个小丫头，穿着一色的粉红碎花衣裤，小白鞋子，在绿化带和灰黑色马路的衬托下，非常醒目。她们手牵着手，探头探脑面朝着没有车辆的方向，四个圆圆的后脑勺上翘着小羊角辫，像四具活动的布娃娃，最

大的约莫六七岁，从高到矮一列往下排，最小的不过三四岁。她们自顾自走上马路——此时，车子自顾自在飞驰！严飞感觉脑袋像爆炸一样，头发一根根如刺猬般竖起来。他本能地猛踩刹车，轮胎与地面发出尖利的摩擦声，车身犯疟疾似的产生剧烈抖动。

耳边一声巨响，身体猛然一震，头脑迅疾变成一团空白，仿佛身处密不透风的铁箱子，迷迷糊糊听着乒乒乓乓的撞击声远远近近地传送而至。但是，他又迅疾清醒过来，惊天动地的撞击声使他的意识奇迹般地恢复了，从已经震碎的挡风玻璃看出去，四个小丫头不见了，就像她们刚才从天而降一样，此刻又钻入地缝消失了。

他记忆起刚才广播里播出的城东立交桥口上百辆车连环追尾的消息……他费力地解开安全带……想转身望一望后边的状况……脖子和胸腔疼得厉害，腿脚不听指挥。一阵眩晕过后，他抹了把鼻子，看到了一手鲜血。他喘了口气，用劲打开车门，一只脚跨下来，又喘了几口气，扶着车身艰难地下了车。他努力站直了身子，望见阳光下面一条长龙似的惨状百出的追尾车辆，以及遍地狼藉的各种碎物。

晴虹满头大汗上上下下找遍了门诊室、急诊室、注射室、走廊和院子，都没发现严飞的影子。晴虹心急火燎给他打了无数次电话，回音全是同一个甜美的女声：“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难道这家伙死了？据统计，死在交通事故中的人比死在战争中的人多。可是一个小时前他还在电话里哆哆嗦嗦告诉她：出了车祸，为了避让几个小丫头，被追尾了，自己受了伤，正在人民医院接受治疗。姓严的还特别描述了几个扎着小羊角辫的小丫头，穿着粉红色衣裤，小白鞋子，最大的莫过六七岁，最小的才三四岁，她们手牵着手排成一溜，闯到马路上来了……晴虹顾不上细想姓严的话是真是假，此人一向真真假假，玄玄乎乎，他是死是活，伤重伤轻须见到本人才明白。

晴虹回到外科门诊的走廊，那里比刚才经过时更加骚动和嘈杂了。叫嚷声呻吟声混成一片，头破血流的伤员有的站着有的坐着，还有的蜷缩着躺在地上。他们身边陪伴着一批批情绪激动的人，从议论的内容看应该是亲属或者同事。医生和护士板着见怪不怪的面孔在人丛中穿梭，挨个儿检查和处理伤者的伤情。几个公事公办模样的警察拿着本子和照相机向一些人询问情况。记者扛着摄像机来回晃悠着，一个面熟的美女主持人蹲在一位蜷缩在墙根的老人身边，唱歌似的说着什么。老人的眼睛肿成了金鱼眼，花白的头发上沾满了血迹。

晴虹拿定主意，步履坚定地走向警察，不料被一堆血衣绊了一下，狼狈透顶地摔了个跟头。

那位自称姓王的警官漫不经心听晴虹介绍完严飞的相貌特征，突然瞪圆眼睛，伸手捏住晴虹的肩膀，厉声喝道：“我们正四处找他！你是他什么人？”晴虹吓了一跳，嗫嚅着后退，但被铁疙瘩似的王警官牢牢捏住，只得说：“他是我男友，我接到他的电话，急急忙忙赶来的。”此时，另一个皮肤白净的瘦警官掉转身来，也着眼打量晴虹，又与王警官交头接耳谈了一阵，都呵呵地笑了。王警官对晴虹说：“你男朋友闯了大祸，畏罪逃跑了，你是他女朋友，有责任督促他尽快投案自首！”晴虹的肩膀被他捏得很疼，挣了几次没有挣脱，又发觉许多人正朝她看，于是尖声叫道：“你放开！凭什么动手动脚……”话音未落，她一低头在他手背上狠狠咬了一口。

这边的争执引起了不少人的好奇心，纷纷围拢过来，走廊很快挤满了，水泄不通，大家杂七杂八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有人认为这是普通交通事故，新闻里刚才还在报道，这样的事故仅今天已发生了两次。有人认为这是人为破坏，是蓄意的反社会行为，因为心理不平衡，把怨气发泄到无辜的人头上。他们都想显示自己正确，见解高明，情绪水涨船高越来越亢奋。晴虹看到摄影记者给众人挤得东倒西歪，高举着摄像机捕捉镜头。美

女主持人费劲地从人缝里钻过来，那张原先化了浓妆的面孔已被汗流弄成了大花脸，一边用纸巾胡乱擦拭，一边连珠炮似的向警官和晴虹提问。

由于被晴虹咬过一口，王警官气鼓鼓地噘着嘴不开口。白瘦警官个子矮，太阳穴上爬满青筋，嗓音细弱，半仰着脸朝晴虹说道：“据大家指认，你的男友是肇事者，他超速行驶，又突然急刹，致使后面上百辆车连环追尾，造成了这次特大交通事故。你亲眼看到了，多少人在这次事故里不同程度受了伤，好几个重伤者正在急救室抢救，生死不明。你的男友伤得不重，进行过包扎处理，一转眼趁乱跑掉了，这是错上加错，加重了故意之嫌……”白瘦子警官的话引起了众人的共鸣，一致谴责起晴虹男友来，甚至有人喧叫着应该让晴虹顶罪，先把晴虹扣押起来，迫使万恶的肇事者自首。晴虹挺直腰板迎着众人，大声说：“我男朋友并不是故意肇事，他为了救几个突然跑上马路的小丫头，不得已才急刹车，这叫舍己救人，不是吗？”王警官眨巴着眼睛，问道：“几个小丫头？是你男友告诉你的？”晴虹并不朝他看，径自对着白瘦警官说：“我男朋友在电话里和我说，他看得清清楚楚，四个小丫头从路旁绿化带里突然窜出来，手牵着手排成一溜，都穿着粉红色衣裤，都扎着羊角小辫……对了，都穿着小白鞋子，大的那个六七岁样子，小的不过三四岁。当时我男朋友的车离她们才几十公尺距离，如果不急刹车，撞上去的话，后果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王警官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厉声喝止住众人的七嘴八舌，陪着笑脸对晴虹说：“你男友很明确说是四个小丫头？扎着小羊角辫？穿着粉红的衣裤和小白鞋子？最大的六七岁？最小的三四岁？”

“是啊，”晴虹抿了抿嘴唇，“没错。”

“小丫头手牵着手，突然横穿马路？”

“他是这样说的。”

王警官嗨了一声，使劲拍了两记手，对白瘦警官说：“城东立交桥桥口 and 城南大道这两起事故的起因都一样——当事人都是这么说，你不觉得事

情太蹊跷了吗？”

白瘦警官皱着眉头考虑了片刻，摇摇头说：“这两起事故的地点相距几十里路，相隔时间不到两个小时，从时空上判断，逻辑是不成立的。除非那几个小丫头会飞，可是，小丫头会飞，逻辑上更不成立了。退一步说，即使背后有大人指使，孩子这么小，也不可能演练得如此精确。况且，事后没有任何人发现小丫头的踪迹。”末了，他用坚定的表情和手势制止住王警官急不可耐的插嘴，和颜悦色对晴虹说道：“你男友既是为了救孩子，就更应该配合我们警方的调查，把情况说明白，为什么偷偷跑掉呢？”

“不，不，”晴虹理直气壮辩驳道，“你们弄错了，我男友绝不会逃跑。他是政府的人，身负着重任，刚才赶去参加一个紧要的新闻发布会，很多领导和专家都在等他，全国各地……包括外国媒体也都来了。他是主角，是他重新发现了野生老虎。你们知道野生老虎在我们国家绝迹了多少年吗？五十多年啦！不不，六十多年啦！我男友历尽千辛万苦，跟踪了许多年，终于在深山里重新发现了野生老虎，这是非同小可的……”

晴虹急于脱身，原想以这种说辞恐吓他们一下，哪料她尚没说完，一位激情勃发的中年男子冲上前来，不由分说，一把握住晴虹的双手，说：“我也是接到上面通知，赶去参加会议的。我在动植物研究所担任领导工作，我的专业是研究野生老虎，我手下的团队有几十人，研究了几十年，虽然有所收获，毕竟没有接触真材实料。现在你的男朋友发现了野生老虎，那是天大的事！不亚于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凡事要看其本质，野生老虎的发现事小，但它的发现能够极大地振奋国威，证明了我们身处的这个千年不遇的盛世，这才是根本！”中年男子身着西装革履，面无血色，嘴唇灰白，拥有一副知识分子特有的病容。他的额头也撞破了，左边的眼镜片破成了网状。

跟随在他身边的一个手携公文包的年轻女人接上来拿腔拿调说道：“我是我们所长的秘书，我隆重介绍一下，我们所长是研究野生老虎的权

威，大专家，大学者(她偷眼窥视他的上司正很受用地眯着眼睛微微点头，更来劲了，声调更高了)，大师！泰斗！具有极高的国际声望！上头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给我们所做研究，就是因为我们的所长声望太大了。刚才，这位女士称他男朋友发现了真正的野生老虎，正如我们的所长所指出的，确实确实是天大的事！我再补充一句，野生老虎的发现将极大地推动我们各项事业进一步繁荣，极大地推动地方 GDP 的更大增长，带来的附加值是不可估量的。”

年轻女人一头披肩长发，洋洋得意，眼睛闪闪发亮，见大家被她吸引了，趁势继续说道：“我相信你们只看过动物园的老虎，是不是？告诉你们，那叫老虎标本，和真老虎相距太远了。这一点，与人正好相反，文明社会之前的人叫猿人或人猿，文明社会里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你们翻翻历史书，就会懂得。由于野生老虎绝迹已久，被重新发现，打个比方，就像有人发现了文明社会之前还有过人类踪迹，我们文化史需要推倒重来，你们说，有多了不起！”

她的说辞获得了赏识，他的上司带头鼓起掌来(引来掌声如潮)。她得意之余，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把公文包往他上司手里一塞，虎起脸转向王警官，指着他的鼻子数落道：“刚才你对这位有功之臣的女朋友非常无礼，动手动脚，该当何罪？”不等王警官声辩，一把揪住了他的耳朵——铁疙瘩似的王警官没表示出丝毫反抗，嘿嘿地傻笑，做出夸张的龇牙咧嘴的怪样，双手摇摆着，以示有话好说，不必动粗。她一副余怒未消的表情，撅着嘴唇说道：“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马上向她道歉，深刻道歉！”

两人的精彩配合显然一下子点燃了所有人的情绪，有嘻嘻哈哈的，有引吭高呼的，整个走廊简直像炸开锅一般。不管是伤者本人还是伤者的亲属同事，包括医生、护士、警官和电视台记者，都把车祸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话题完全转移到了发现“真老虎”的事件上，众人对“真老虎”缺乏感性认识，所以成了议论焦点。出于职业的敏感，那个摄影记者东倒西歪挤到